

年月把擁有變做失去
疲倦的雙眼帶著期望
今天只有殘留的軀殼

迎接光輝歲月

朱耀偉 著



香港流行樂隊組合研究(1984-1990)

光輝歲月

香港流行樂隊組合研究(1984-1990)

朱耀偉 著

匯智出版

責任編輯：羅國洪

封面設計：Marco Wong

光輝歲月：

香港流行樂隊組合研究（1984-1990）

作者：朱耀偉

研究助理：鄭狄麟

出版：匯智出版有限公司

香港九龍尖沙咀赫德道 2A 首邦行 8 樓 803 室

電話：2390 0605 傳真：2142 3161

網址：<http://www.ip.com.hk>

發行：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 36 號中華商務印刷大廈 3 字樓

電話：2150 2100 傳真：2407 3062

印刷：陽光印刷製本廠

版次：2000 年 4 月初版

2012 年 4 月修訂再版

© 2000 2012 縱橫出版有限公司

國際書號：978-988-15409-5-9

目 錄

自序.....	5
導言.....	8
內編	15
香港流行樂隊組合唱片年表(1984-1990).....	16
眾聲對唱的年代：香港流行樂隊組合中文歌詞概述 (1984-1990).....	24
香港流行樂隊組合中文歌詞的影響.....	57
香港流行樂隊音樂發展史略〔鄭狄麟著〕.....	70
香港流行樂隊組合中文作品全紀錄(1984-1990).....	90
香港流行樂隊組合重要音樂會一覽(1985-1990)	124
外編	135
流行音樂與文化研究.....	136

問題城市：從末世情懷到大同世界〔鄭狄麟著〕.....	152
叛逆書寫：抗衡的雜聲 / 和聲.....	174
昔日舞曲：懷舊、童真、自我空間.....	194
都市想像：空間、浪遊、生活.....	216
家國寓喻：後殖民身分認同.....	238
性別迷思：兩性身分的建 / 解構.....	260
另類感性：（後）現代情感想像.....	280
後話	299
樂在其「中」：在主流與非主流之間.....	300
主要參考書目	313
再版後記	324

光輝歲月

香港流行樂隊組合研究(1984-1990)

朱耀偉 著

匯智出版

責任編輯：羅國洪

封面設計：Marco Wong

光輝歲月：

香港流行樂隊組合研究（1984-1990）

作者：朱耀偉

研究助理：鄭狄麟

出版：匯智出版有限公司

香港九龍尖沙咀赫德道 2A 首邦行 8 樓 803 室

電話：2390 0605 傳真：2142 3161

網址：<http://www.ip.com.hk>

發行：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 36 號中華商務印刷大廈 3 字樓

電話：2150 2100 傳真：2407 3062

印刷：陽光印刷製本廠

版次：2000 年 4 月初版

2012 年 4 月修訂再版

© 2000 2012 縱橫出版有限公司

國際書號：978-988-15409-5-9

目 錄

自序.....	5
導言.....	8
內編	15
香港流行樂隊組合唱片年表(1984-1990).....	16
眾聲對唱的年代：香港流行樂隊組合中文歌詞概述 (1984-1990).....	24
香港流行樂隊組合中文歌詞的影響.....	57
香港流行樂隊音樂發展史略〔鄭狄麟著〕.....	70
香港流行樂隊組合中文作品全紀錄(1984-1990).....	90
香港流行樂隊組合重要音樂會一覽(1985-1990)	124
外編	135
流行音樂與文化研究.....	136

問題城市：從末世情懷到大同世界〔鄭狄麟著〕.....	152
叛逆書寫：抗衡的雜聲 / 和聲.....	174
昔日舞曲：懷舊、童真、自我空間.....	194
都市想像：空間、浪遊、生活.....	216
家國寓喻：後殖民身分認同.....	238
性別迷思：兩性身分的建 / 解構.....	260
另類感性：（後）現代情感想像.....	280
後話	299
樂在其「中」：在主流與非主流之間.....	300
主要參考書目	313
再版後記	324

自序

我得承認我不是從小便喜歡樂隊。出生較遲的我趕不上六十年代的樂隊潮流，無法體會那份微妙的樂隊情意結。在七十年代成長的我只愛看電視，沉醉於電視主題曲，到八十年代踏進青年期後只醉心於譚詠麟陳百強的情歌。雖然也有到過高山劇場看觀眾跟 Beyond 一起唱〈金屬狂人〉，但我得承認那時我並不喜歡樂隊。直至八十年代中期樂隊潮流席捲香港流行樂壇，我還是執迷於譚詠麟陳百強的情歌。雖然也有聽達明一派，但最令我動容的卻是盧海鵬廖偉雄在《歡樂今宵》扮他們唱〈石頭記〉。那時候最喜歡的 Raidas 歌曲是〈傾心〉。Beyond 變成了健康短髮短褲仔對我不曾帶來衝擊。藍戰士那三頭長髮、第二代小島三個高大身軀、第一代風雲發亮的頭臘都給我做作之感。留意夢劇院只因她們是校友。我得承認那時我並不喜歡樂隊。

轉眼告別了八十年代，踏進研究院，又轉眼投身學院，以學術研究為終身職業，回頭才驚覺樂隊組合不曾離開過我。在與苦悶得近乎無聊的理論糾纏的困境中，我會唱 Beyond 的歌曲自勉。在尖沙嘴閑逛之際，會哼出〈馬路天使〉、〈美好新世界〉來回憶海濱公園的流金歲月。雖然仍喜歡〈傾心〉，卻發覺更能觸動心靈的是〈再見朋友〉、〈熱鬧過後〉、〈某月某日〉。雖然仍不喜歡藍戰士那三頭長髮，卻會跟他們的歌聲一起罵〈豈有此理〉，一起緬懷〈浪漫的年頭〉。原來從前以為不喜歡的卻已悄悄留於心間。當一切逐漸遠去，反變成一種金壁蝕於蛛絲的美。陳百強的早逝標示著青葱歲月浪漫迷夢的消逝，黃家駒的不幸也

代表年少輕狂憤怒執著的終結。兩種情懷，一樣痛心。

這些年後，當我將興趣變成職業，將流行歌詞變成學術研究，我才發覺自己正像一些樂隊組合般，在理想與現實間小心踏步。在拙作《香港流行歌詞研究》成型之際，我不得不承認樂隊組合在八十年代中後期香港流行樂壇的重要影響，今日香港流行樂壇不少創作人以至監製都出身樂隊組合，九十年代香港流行樂壇的轉型無法不溯源至此。當有機會進一步研究流行歌詞之時，便發現樂隊組合才是苦中帶甘的杯中茶。可惜，如當地因為人力物力所限，只能瞄準1984-1990年間的「地上」樂隊組合的中文作品。六七十年代的樂隊以英文歌曲為主，八十年代初期唱中文歌的樂隊則少有參與創作，要到八十年代中後期的樂隊組合熱潮才以創作中文歌曲為主。流行樂隊組合詞作的題材寫法往往有別於主流詞作，既帶來了九十年代香港流行詞壇的轉型，也具體呈現出不少重要的文化現象。本研究以1984年的黑鳥和蟬為始，以1990年達明一派拆夥為終，希望能將這段樂隊組合的光輝歲月呈現得較為全面。雖然九十年代Beyond、太極等樂隊仍繼續推出作品，但那已不再如八十年代中後期的眾聲喧嘩。九十年代中後期的新樂隊潮流則已是後話了。

這項研究得以完成，實有賴鄭狄麟先生的協助。鄭先生多年來留心樂隊組合的發展，資料掌握得較為全面，為我節省了不少工夫。除了整理詳盡的樂隊組合作品資料外，鄭先生還執筆寫了兩篇文章，實在功不可沒。樂隊組合的作品使我學懂如何在現實的桎梏中有尊嚴的生活下去，身邊的家人則將之變成真實，讓陳百強式浪漫和黃家駒式理想得以延續。唯有如此，人才可奢望在逝水年華中永遠年青。

本書完成於1998年夏天，後來以研究報告的形式就正於各方高明，轉眼至今已有年多。在書稿行將付梓之際，希望借這延長

了的序向曾給予意見的朋友致謝。在過去一年間，本來想重新修訂部分章節，但因生活上的各種桎梏和出版問題上的多番纏擾，最後只好讓拙作以原貌面世。這一次嘗試以不同於《香港流行歌詞研究》的方式進行研究，望能以詳盡資料配合文化研究的理論角度，作出另一種實驗。文章已經寫了出來，並不見得很滿意，卻也希望能夠為香港流行曲研究盡一分力。在近日學院的文化研究的「職業化」洪流中，研究對象在不同的理論表演中卻未必受到應有的尊重。自《香港流行歌詞研究》開始，我一直相信任何文化產品的「合法化」過程需要複雜的論述實踐和機制程序，但對該文化產品的認真研究必為首要條件。自知對機制的合法化權力遊戲無能為力，亦寧願繼續承擔細水長流的研究工作，好使他日不用愧對自己，也愧對伴隨自己成長的文化。最後要感謝黎活仁博士和危令敦博士審閱拙作並提出很多寶貴意見，而羅國洪先生和蔡偉民先生在校對上也耗了不少心力，現一併致謝。更要感謝遠在他方的周耀輝先生的指正，能有自己欣賞的詞人關心拙作，實在有一種難以名狀的感動。

朱耀偉

1999年深秋識於香港

導 言

背景

近年香港文化研究有蓬勃的發展，但有關香港流行音樂的研究卻仍相當貧乏。美國流行音樂批評家韋恩斯坦(Deena Weinstein)在研究美國流行音樂時曾經指出，美國學院對流行音樂的研究尚在「零敲碎打」(bicrolage)的階段，未曾形成有系統的研究體系。^[1]英美學院的流行音樂研究容或未成體系，但自從八十年代初期，英美的流行音樂研究激增，^[2]至今已算「敲打」出不同聲音，在不同的層次和範疇鼓動流行音樂研究（比方，有專研音樂的學術刊物如《流行音樂》*Popular Music*，有刊載流行音樂研究的文化刊物如《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和《理論、文化與社會》*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也有種類繁多，以不同種類讀者為對象的音樂雜誌等^[3]），使之變成受人重視的課題。香港的情況則令人憂慮，連零碎的敲打也不多見，不但流行音樂的學院研究未能發展，就連流行音樂雜誌的市場也日漸萎縮（如《TOP》、《音樂通信》等音樂雜誌都先後停刊），報紙的專欄也不增反減，批評空間可說嚴重不足。

筆者一直相信公共批評空間的匱缺是香港流行樂壇發展的重大阻礙。開放的公共批評空間可以對唱片工業帶來壓力，提高聽

眾的自覺意識，唯此才有望突破製作人以觀眾口味為藉口大量複製單一化的商品、聽眾既埋怨唱片工業水準低落而又消極的全盤接收的惡性循環。借用蘇卡(Roy Shuker)在其《理解流行音樂》(*Understanding Popular Music*)一書的話來說，我們需要一種「對媒體的批判讀寫能力」(critical media literacy)，即「讀寫能力」不應再限於文字，而是要旁及影像和音樂等媒體文化，並將「語境」、「文本」和「聽眾」連繫起來。^[4]自1995年起，筆者嘗試將多年興趣轉化為研究，後來寫成「未完成」的《香港流行歌詞研究》(還有很多需要增補之處)，算是邁出了第一步，還了自己一個心願。然而，香港流行音樂的研究是未完成的歷史，還有待我們進一步書寫，故不揣淺陋再一次班門弄斧，寫成這部小書，希望能繼續開拓論述空間，「敲打」出更多聲音。雖然未算悅耳，但若能帶出不同回音，已是一種難得的滿足。

本書可說是《香港流行歌詞研究》的延續，而這一次則瞄準1984-1990年間的香港流行樂隊/組合熱潮作深入研究。這股當代香港流行樂壇的重要潮流不但對八十年代中後期的香港流行樂壇帶來了正面的衝擊，在歌詞方面更可說直接影響了九十年代的流行詞壇(林夕、陳少琪、劉卓輝、因葵、周耀輝等出身樂隊/組合的詞人在九十年代可說是香港詞壇的中流砥柱)。有別於六十年代的樂隊潮流，八十年代中後期的樂隊/組合熱潮以創作中文歌曲為主，而流行樂隊/組合詞作的題材寫法往往有別於主流詞作，既帶來了九十年代香港流行詞壇的轉型，也具體呈現出不少重要的文化現象。本書分為內外兩編，內編包括香港流行樂隊/組合的中文歌詞的全紀錄(所有歌曲名稱、題材分類、出版和創作人資料)、流行樂隊/組合大事年表、香港流行樂隊/組合發展概述和這熱潮對流行樂壇的影響，外編則著重分析香港流行樂隊/組合所帶出的文化現象，如都市空間、性別迷思和家國寓喻等，冀能以

紮實的資料整理配合文化理論的解讀，拼貼出香港流行樂壇這段重要歷史，為對香港流行歌詞有興趣的讀者提供有用的參考資料。要言之，筆者無意作為流行樂壇的「守門者」(gatekeeper)，判定甚麼歌曲才有價值。^[5]本書的任務是要繼續發聲，希望喚起更多讀者/聽眾一起書寫香港流行音樂的未完成歷史，以我們的論述開拓眾聲對唱的開放公共批評空間。

研究範疇

我們有必要在此釐清本書所著重探討的範圍。首先，我們得明白流行音樂的「效果不只經由語言 - 文字的意義層面中介，也透過非語言 - 文字層面的作用過程。」^[6] 費理夫(Simon Frith)曾經指出：

……這裡存在著一種只分析文字而忽略音樂的誘惑。文字可以很容易的在評論時再生產，韻比絃更容易理解；流行音樂的社會學者經常會傾向比較容易的歌詞內容分析。^[7]

費理夫對音樂部分的重要性的強調固然十分合理，但他卻未免低估了歌詞的影響力。羅爾(James Lull)便曾指出歌詞的重要性：

當一首與自己有關或有趣的歌詞以音樂傳播，它往往會變成聽眾的焦點，有時會超越節拍在身體及情感上的吸引力。節拍可以說是將歌詞以有節奏的方式傳送的媒介，將歌詞深深印於聽眾的腦海。^[8]

另一方面，樂隊/組合的作品性質近似搖滾樂，除了音樂文本外，「文本與聽眾的關係」和「文本與其表演者的歷史脈絡」^[9]也十分重要。由於本研究集中於八十年代中後期的流行樂隊組合的歌曲中所反映的文化現象，故將會集中於文本的文化研究，並兼及表演者與聽眾的意識形態，但流行音樂的「非語文」範疇在有需要時也會兼顧（如「香港流行樂隊音樂發展史略」一章）。

此外，我們也有需要界定一下「流行音樂」的範圍。「流行」(popular)一詞在拉丁文中有「屬於人民」的意思，故亦有譯作「庶民」，而其重點則在於人民的認識和欣賞。班奈特(Tony Bennett)指出流行文化根本不能以「人民」或「流行」的既存意思來定義，因為這些詞語的意思本身也必然受到流行文化領域中的鬥爭影響，故他認為最佳的說法是「人們喜歡的」便是「流行」。^[10]他同時指出「人們」在此相當含混，但我們的目的不應在於定義甚麼是「人們」，而是通過連繫不同社會力量，形成抗衡權力圈的一種廣泛聯盟來構築起「人們」，^[11]這才是重點所在。要言之，「流行」文化的重點在於其質疑及批判主導文化權力的潛能。

在處理「流行」之後，我們且再界定「流行音樂」。麥度頓(Richard Middleton)在其《流行音樂研究》(*Studying Popular Music*)中引用了貝勒(Frans Birrer)定義流行音樂的四種範疇：

- 1) 規範性定義(normative definitions)：流行音樂是次等的；
- 2) 否定性定義(negative definitions)：流行音樂是那些非其他類型的音樂(通常指「民俗」或「藝術」音樂)；
- 3) 社會學定義(sociological definitions)：流行音樂與某特定社會組別有連繫；
- 4) 科技經濟定義(technologico-economic definitions)：

流行音樂是由大眾媒介傳播，及/或在大眾市場中傳播的。【12】

麥度頓指出這四種定義無一可取，他繼而整理出兩種比較多人採納的方法：實證主義和社會實質主義。前者是指在大眾媒介中最廣泛傳播的便為流行音樂，而後者則是指流行音樂有一種關乎「人民」的不變性質：人民是主動積極的主體或是被支配、被欺騙的一群。【13】麥度頓指出這仍有問題，而「流行音樂」只有在整個音樂場域中才會變得清晰，而這個場域又是不停變動的。【14】雖然如此，本研究中的「流行音樂」仍以採納上述兩種方向為主，但同時會盡量避免過分僵化的定義。正如張伯仕(Iain Chambers)所說，當代流行文化是「可塑的」(plastic)。張氏借用了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的說法，指出「流行文化像一層有彈性的薄膜般，散於我們的日常生活的平面及行為之上，將它們連結成一平凡的形狀。」【15】正正由於其「可塑性」的特質，流行文化或流行音樂都是不停演化的，曾經具備上述「流行」的批判精神的音樂被體制同化以後，便可能很快失去那種精神，這也是我們研究「流行文化」時所要注意的。

有關流行音樂的研究有很多不同的理論取向，蘇卡曾歸納為以下六大方向：1) 流行音樂與高等文化的關係；2) 搖滾樂與大眾社會的關係；3) 流行音樂的政治經濟權宜；4) 音樂學與結構主義；5) 文化論；6) 後現代搖滾樂。【16】本研究所取的可說是一種混雜的方向，以音樂文本（歌詞）為主，分析亦涉及唱片工業、主導意識形態、搖滾樂作為抗衡論述及其他文化現象等，希望能帶出香港流行樂隊組合那種身處唱片工業而又要嘗試作另類發聲的微妙處境。雖然作為霸權論述的唱片工業一直嘗試操控流行音樂的生產、傳播以至解讀，但正如蘇卡所言，「他們[唱片工